

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快乐记忆

王家瑾

在《水木清华》2013年第12期里的《清华大学艺术教育大事记》一文中，看到这样的记录，“1955年3月，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在清华成立”。今年正是合唱团成立60周年，勾起了我参加合唱团的珍贵回忆。尽管已经年近80岁，依然忘不掉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时光中那些有趣的经历。在母校学习的几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到的艺术教育，确实滋润了我的人生。这是值得记载的，我要写出来，不让这“价值不菲的一笔财富”随时光而流失。

通过严格的考试

我是1955年9月进入清华机械系的。一位电机系的中学学长知道我在中学一直爱唱歌，就建议我去考“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那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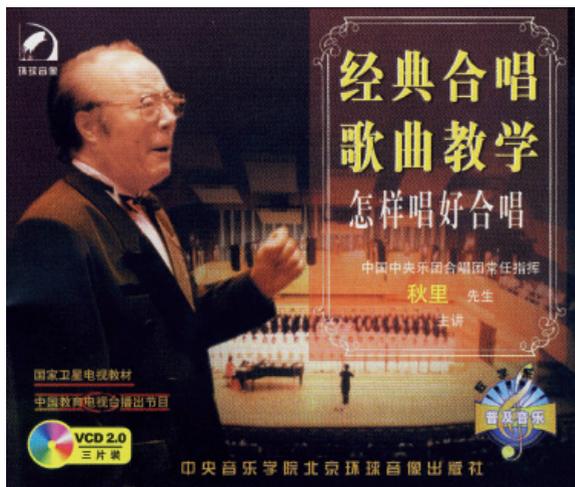
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团徽

的紧张不亚于参加高考，因为是中央乐团的老师来主考的。第一关是“爬音”，测你的音域；第二关是“练耳、模唱”，即老师弹出一小段音乐，要你凭听力将此乐段哼出来，测你的乐感；第三关是“和声”，老师按下三个音键，要你哼出是哪三个音，我已经感到压力不小而开始颤抖；第四关是“读谱”，因为有中学的基础，对几个谱段并不畏惧；第五关是“自选歌曲演唱”，记得我报的是用俄文唱《列宁山》，老师说“那是男高音的歌”，我还辩解说这是最新学会并背得出的，太喜欢。老师的认可给了我胆量，骄傲地唱了全曲。

总算闯过五关，我被录取在第一女高音。也得到了漂亮的团徽章，这是我珍藏几十年的宝贝！

严格的训练和三位老师

合唱团每周日下午训练，在清华的阶梯教



秋里先生教学的VCD



施明新(右)与杜马舍夫(左)

室，外校的团员很是羡慕我们“不必远行”，因为训练是不可以迟到的。这个训练大大丰富了周末生活，有极大的满足感。

难忘先后有三位老师——司徒汉、秋里、施明新，他们都是当时我国“指挥大师班”的学员，接受俄罗斯指挥家杜马舍夫的培训，属于当时国家级的指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音符、节奏和旋律以及歌曲的处理极其忠实严格。最难忘的是他们的耳朵“尖”得令人折服，无论哪个声部有人音不准或不和谐，他们都会立即用手示意“暂停”，并向那个声部走过去，用手“画圈”并在“被圈中”的几个人里“抓出”最不和谐者。还记得有一位女高音成员被“抓”，指出“你应该去独唱”，用现在的理解就是她属“原生态”音色，没有融入合唱的统一与均衡。因此这个时候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候，就怕“被圈中”。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音准的重视和判断音准的能力，严控自己的音色，追求自己的声音融入合唱的均衡与和谐。还有一点令我至今难忘，在音准上都提出过缺“四分之一音”的问题，当时真是难以理解与接受。直到我后来学了一点弦乐器的时候才明白，并努力学会把好音准，不致出现这容易被忽略的缺失。

司徒汉的个子不高，大概因为有落腮胡子，显得有点“凶”。他带练《摇篮曲》（前苏联杜那耶夫斯基作曲）时，要求我们唱出“母亲的温柔”，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时倒也是不小的挑战。在他丰富的“指挥语言（包括表情）”的有力熏陶下，我们唱好了！男生女生都戏称自己“做了一次好妈妈”。可惜这首好听的、讲究技巧的摇篮曲，没有继承下来。在几十年后，我在老年合唱团的时候，唱过他谱写的合唱歌曲《你是这样的人》，是怀念周恩来总理的一首好歌，当时我们竟唱得泪流满面，实在“练不下去”……

秋里是个帅气十足的“壮汉”，他样子不凶却语气强硬。他带练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至今印象深刻，最后一句“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轻轻地扔下来”反复练习多次，都“不达标”。他就边唱边做出一个非常深情的“摘”和“轻轻扔”的动作，让大家感受那种富有情感的“声音表达”能力。这首歌曾被中央乐团合唱团带到国外演出，被誉为“中国小夜曲”，至今不衰。对秋里，我还有一段比较新一点记忆。1996年在《文摘报》上读到一篇关于合唱艺术发展的议论短文，其中有“中国合唱协会秋里”的一句话“合唱急需新曲目”，我兴奋了，冒



合唱团在中山公园的演出

味地给他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回忆并感谢当年他给予我们的专业指导，并向他索要好的合唱歌曲，有点盲目地寄到北京中央乐团。没想到会收到他寄来的三份歌篇。其中，由他编写的合唱版《我和我的祖国》立即被我用于自己的合唱团，还在一次老年合唱比赛中获一等奖。

此外，当年我给秋里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我还有一点建议，不知您是否将您的指挥艺术作出电视教材？希望能够拍摄出一套，培育群众合唱的指挥，推动我国的合唱活动向更高水准发展。”又是一个“绝对没想到”，十几年前我逛书店时，居然看到两套秋里关于合唱训练的光盘，也从封面上看到他的不朽形象。

第三位指导老师是施明新，身材瘦小的广东人，有的同学俏皮地称他“竹竿”。我们对他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次了不起的演出。在《施明新纪念册》（施明新去世后，由他的夫人潘琳编写）上对此做了记录。在演出照片下方有一段说明词，摘要如下：1957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当时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北京市委于5月4日

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盛大欢迎晚会。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贺龙等出席。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周恩来总理事先亲自点名大合唱由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担任。指挥为施明新。

其实，周总理还指定这个合唱团到机场参加欢迎伏罗希洛夫的仪式，伴着四月下旬还略有寒意的春风，年轻的歌声“是那和平的风吹动我们的旗，招呼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一路飘荡到北京南苑机场。这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保卫和平歌》，是当时非常普及的学生群众歌曲。到机场检查欢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缓缓向我们走来，还用指挥的手势再次掀起合唱团更高的热情……

能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亲切笑容和感受他那特有的风采，直到晚上演出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抑制激动的心情，兴奋得难以言表。当我们的合唱队伍（我站在第一排）距离领袖们只有一米多一点时，演唱的歌曲是《莫斯科·北京》，其中的副歌是用俄文唱的。合唱团员们都把眼光锁定在这特殊的“观众席”上，因此



我们集体“犯了大忌”——“不看指挥必跑调”。那时，指挥施明新和手风琴伴奏努力地想要扭转，却十分艰难，这是从未有过的“集体跑调”。好像直到唱第三段的副歌时大家才“回归正调”。有趣的是，伏罗希洛夫似乎听出点什么，做了个有趣的手势和“鬼脸”，虽然很短暂，但我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演出，领导人的热烈鼓掌和灿烂笑容永远被“定格”在我的心头。

合唱团给我留下的“财富”

合唱团的活动历时不足三个学期，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活动而终止。每每走过阶梯教室时，总会深情地向里面多看几眼。有一年校庆时还到里面我以前常坐的位置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静静地回忆那时的歌声，感叹我从合唱团活动中的丰厚收获。

因为合唱团的难忘经历，我懂得了合唱艺术中的哲理在于人声的系统效应，与交响乐一样，是人在音乐艺术上合作的最高表现形式。合唱艺术显然不限于合唱本身，合唱艺术对我

们的意识和情感的影响、陶冶和熏陶，为我们的成长与事业发展增添了一种优良品格和潜在的动力与能量。包括三位指导老师的人格品质、敬业执着，都在美丽的旋律中与“群体意识”一起，牢牢地根植于我们的灵魂里。而且，在唱、听和欣赏中逐步体味和理解合唱艺术的灵魂在于“协调”、“均衡”、“和谐”与“色调”，实际上这些对我们追求精彩的生活与出色的工作同样必不可少。我在几十年的动荡生活里先后经历过四个单位，特别值得安慰的是无论走到哪里，同事们总是把我当成“好的合作伙伴”，个人的创造力也能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总能很好地完成一些看似不易的工作。

此外，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经历居然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不仅办起了合唱团，还当上了合唱团指挥，用别人的话说“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尽管我从来不炫耀自己是清华毕业的，但是大家总是会感叹“清华人就是不一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 1955级机械系校友）